



春归记 / 金问鲁 著

责任编辑：向 琿

版面设计：张 蕾

Copyright © 2023 by Xianxi Ji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6月DWPC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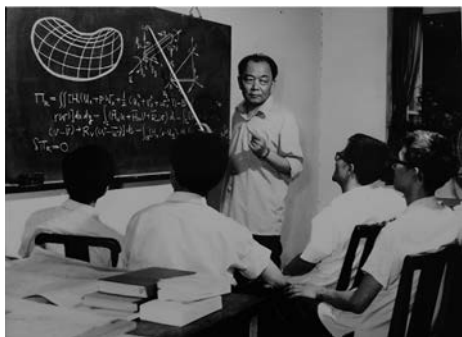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88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38058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38058

ISBN-13: 978-1-68372-545-9



作者简介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设计大师，全国力学学会理事，全国土木建筑学会理事，浙江力学学会理事长，浙江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杭州市科协主席，杭州城建设计院（创始人）院长兼总工程师。

一生共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专著七部。曾获一九七八年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以及个人先进奖。

前言

前辈作家有大量作品描述了三十年代前后青年的生活历程，随着大家族的式微，有的颓废享乐，有的振奋而起，追求革命。还有不少作品描述了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在经济匮乏下知识分子的挣扎过程。在文革以后兴起了现代文学，如王蒙、肖马的作品记述了解放前参加革命的青年及其后的命运；刘心武、湛容等记录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张洁等在社会活动中寻求人性；最近的王塑等则表现了九十年代青年的浮动性格。

然而作者总觉得似乎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并不曾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他们是在四十年代成长的青少年，“科学救国”的思想特别深厚，在解放后不停的运动中他们只能默默地辛勤工作，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工作中他们也作出了一定贡献。由于他们在运动中不是积极分子，被领导定为走白专道路。同样，他们也被当代作家所忽视，不肯予以记载。实际上，他们也具有深厚的感情，有着自己的心境。作者也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深刻了解这些人的生活与情感，在一些苦难的历程中，他们如涸水之鱼，相濡以沫。作者不忍让这段历史消逝湮没，所以写了这部作品。这些回忆浮现笔端，文章的写出是不得已的。最后要指出，既然是小说，小说的情节多属虚构，小说中的人物希望一律免于追索。

在梦幻中首先写了黄河、长江的梦，简短的追溯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后写了主人公余文如在三个时间的梦，概略了小

说的全部情节。

小说主要从 1949 年解放时开始，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余文如对解放前的追忆。

余文如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喜爱科学与文学，勤奋好学，希望将学识贡献于社会。1948 年来到武林建设局开始了技术工作的生涯。日以继夜的政治学习与运动占领了文如的学习科学的时间，文如感到苦闷和彷徨。1956 年由于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文如以优异的技术才能，被提升为工程师和科长。因此，他在五七年反右中安然度过。以后在大跃进中，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文如感到烦躁与不安。终于文如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领导定为“白旗”，下放劳动。这对于文如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他受尽群众的批判和朋友的白眼。文如堕入灵魂的炼狱，无际的绝望，使他相信宿命论，用扑克牌为自己占卜命运。在下放期间，文如得到了妻子海漪的关怀，又因下放厂的需要作机械工程人员的工作。文如借工作之机，徜徉于武林湖山之间，医治了文如心灵的创伤。文如更加勤奋，下放期满后文如完成了多篇有价值的论文。这时候文如应邀到春申讲学，文如和当权者暂安无事。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社会陷入了混沌，首先文如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后当权者自身沦入了地狱，受到了严重的体刑，文如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当权者作了服务。由于文如优秀的工程理论和经验，他得以继续作技术工作。1971 年文如获得假期回到泉城去探望年迈的母亲，心头又涌现了快乐的源泉，然而母亲又在第二年春天与世长辞了。不幸的事情踏沓而来，何海漪为子女的上山下乡，思想不通，得了重病，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以后奇迹般地脱离了险境。

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文如得到重大科学成果奖，声名响遍全国，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提升为设计院副院长和总

工程师。文如满怀信心地预备奉献自己的全部才能，然而他发现这几乎使不可能的，阻力重重。1981 年文如到姑苏去参加一杂志的编委会议，会议间去游览了天平山。在西施的揽镜台处遇到了中学的同学好友陈慧生。陈是铁道工程师，漂泊无定，丧偶后想起旧日的情人邹式玉，他预备到泉城去探望式玉，又可能时再续前缘。

细雨江南，文如和慧生在姑苏的酒楼上直谈到深夜。慧生也问起文如的初恋友人林允明，实际上他们早在三十多年前断绝了信息。漫长的不眠夜，文如回忆了往事，他们相识和初恋经过；不能算是他们之中其中一人的过错，但是他们分离了。七年以后，允明从春申市电视台到武林来访问文如，他们到灵隐去作了畅谈，他们的隔阂已消失了，但是文如却已结婚了，有了三个孩子。文如到春申出差访问允明，仅有一次会面，第二次却不能见面，这次是长别，实际上允明已划为右派，发配宁夏。

文如和慧生联袂回到泉城，慧生去看望式玉，式玉却在慧生前来几个月前去世了，慧生只看到式玉的独生女儿。文如看望了姐姐，并邀请了几位同窗来家便饭，畅谈旧事和个人的感触。灯火阑珊，慧生预备第二天返赣，文如则预备第三天回到武林。

第二天文如怀念旧情，独自走向齐鲁大学经常与允明聚会的祈祷堂。恰好林允明也来寻求旧梦，他们不期而遇。他们各自叙说自己的遭遇，颓圮的祈祷堂前枯木衰草，凉风起于天末，刹时倾盆，他们冒着大雨归去，将各自走向自己的归宿。

这是一个平凡的悲剧，但是希望这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 93. 11. 24

目录 Contents

开篇

梦幻 / 1

第一部 浮沉

第一章 震荡 / 27

第二章 漂移 / 63

第三章 浮沉 / 79

第二部 混沌

第一章 轮回 / 113

第二章 玄黄 / 149

第三部 春归

第一章 云烟 / 175

第二章 长别 / 196

第三章 春归 / 224

终篇

梦迴 / 249

开篇

梦幻

—

在青海高原上，巴颜喀喇山两侧各自汇集广阔土地上的融雪和雨水，成为滚滚不息的黄河和长江。它们孕育着中华民族，从太古到现代，绵绵不绝。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西部是周、秦，东部的邹、鲁，南部的郑、宋和北部的赵、燕，是当时的中原，都位于黄河流域。这里的人民朴实顺从，统治者务尚实际。周公制定周礼，划分等级，严禁犯上作乱。孔子继承西周思想，发展忠、孝、仁、义的伦理，广收弟子，周游列国，使儒家广为流传。他和孟轲的正统观念，使他们成为历代的至圣先贤。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泥沙也危害着人民。治河的禹帝被奉为神明，“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精神为后世推崇，也由于他的功绩，使历史跨入父子相传的皇权时代。儒、法两家竟为帝王的统一大业出谋划策，法家更为直捷，“武力统一”。秦国君王凭借关中平原，蚕食六国，

传到嬴政并吞天下，他认为三皇五帝都不能和自己比美，便自封为始皇帝。秦始皇迷信武力，忽视儒家标榜的仁义，焚书坑儒，滥用民力。在始皇鞭撻下，筑成封闭内外的长城和炫耀武力的兵马俑，至今为全世界叹为奇迹，但是上面有多少斑斑血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秦传二世，用以征服全国的黥卒反过来覆灭了秦王朝。

以后的帝王在制定礼仪中重用儒臣，而在实际治理时则任命法家酷吏。儒法双修并不能促使进步，历史在围绕着愚昧和落后徘徊循环。

黄土平原干旱频繁，百姓流离，皇帝骄侈，群雄割据，外族内侵。败者为寇，成者为王，“真命天子”被推上宝座，又开始了新的王朝。但是土地荒芜，沙漠南移，丰饶的华北平原，沦为贫苦之乡。

明末王船山历经忧患，对历史深刻反思，写了名著《噩梦》。这是中华民族的噩梦。

二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生动地描写了深秋的长江。

长江在群山中缭绕，崩石裂岸，穿过三峡，直流而下。当长江流入平原，古代江南有一大片沼泽，湖北、湖南两省的湖水连成一片，湖天一色，漫无边际。直到唐朝杜甫的诗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还看出当时洞庭湖的浩淼壮丽。

长江流域有莽苍的江水，葱郁的丛林，黄莺轻囀，猿声悲啼。楚国君臣带领从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辟路造田，开矿锻冶，成就了几百年的霸业。

江河东赴大海，这里除点点风帆外，极目无涯。以渔盐之利，

兴起了东齐文明。齐楚与中原比较是新兴邦国，为中原各国所轻视，目为蛮夷之邦。

齐楚的居民面对变幻多彩的宇宙，关心自然，富于幻想。齐国的五行、阴阳学说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企图用来解释宇宙。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显示对逻辑推理的爱好。他们用观察到的自然规律解释社会现象，创立了老庄哲学。在《老子》中详细阐述了成长衰亡的消息；《庄子》中以自然现象作为比拟：在苍茫宇宙中，鲲在大洋里遨游，鹏在太空中展翅，而在田间蹊径，燕雀和蚍蜉自由成长，他提出了《逍遥游》。当前，普里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和协同学曾受到庄子哲学的启发。

凡是潜心自然，注意逻辑的人群，无不反对专制。老子提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庄子蔑视权威富贵，宁可拽尾于泥涂中。

在洞庭湖畔屈子行吟，写出《天问》、《离骚》瑰丽的诗章。巫峡山峰间的烟雾将宋玉送入唐高女神的梦乡。三闾大夫呕心沥血，为秦国攻陷郢都而哀悼；鲁仲连义不帝秦，功成身退，始终保持高风亮节。齐楚文化本来可以发展民主和科学，秦国武力破灭了希望，儒家大一统思想使楚齐文化永不重演。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竟成为昙花一现。但在西晋沦丧，五胡乱华，唐末割据纷争，北宋金国南侵之时，中原板荡，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民族避难的天堂。

在中原文化的压制下，楚齐文化难以复苏，仅在某些时期耀发出微弱的火花。魏晋名士倍受丧乱之苦，羡慕道家的返璞归真，为老、庄作了创造性的注疏，嵇康还牺牲了生命。但是儒家倒果为因，他们将儒、法两家治术下的动乱循环，归咎于这些名士，说他们“清谈误国”，铸就铁案，使他们的沉冤不得昭雪。

长江在昏睡中。

庄子作过这样的梦，他化为生意盎然的蝴蝶。他不能分辨他究竟是百花中飞翔的蝴蝶，还是在人生的泥泞途中拽尾的庄周。

三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日报批判胡风的三批材料写了按语，巧妙地批判胡风思想转入肃反运动。这是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信号。一般人认为只有拿起武器，“揭竿而起”，才算造反，现在认识到酒后片言，茶余只语，都可能是反革命。毛主席和共产党那末伟大，理应永世感恩。如果实在不满意，思想自由还是有的，必须将这些思想深藏心底，海枯石烂不为人知，这个天赋自由仍然允许存在。

在武林建设局的夜晚，会议室中挤满了人，昏黄的灯光下烟气弥漫，室内上首有一个方桌，桌后几个倾斜的木椅上坐着领导干部。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站在桌前，面对群众，接受批判，并随时要回答提出的问题。群众席是零乱不整的几排长凳。前面一两排有些积极分子，一脸正气，满腔热情，注意倾听被批者的发言，捕捉讲话中的漏洞，义正词严地提出质问，为捍卫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斗争，并不时地偷看一下桌后的领导，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后面是木然而疲劳的面孔，在一天工作之后，两目无光。但是决不能闭眼，因为这是对待党的神圣事业的态度。

领导者都有打游击的经验，白天睡觉，晚上掌握批判会，精神越来越好。被批判者方秋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精通俄语，受批已将近一个月了，对于批判已很适应，也精神抖擞，他随时向提出的人回答：“我预备老实交待。”

领导人看着手表，已过了十点半，到这个时候散会，他也能向党和毛主席交待了。他向群众说：“方秋行不老实，不肯交待问题。同志们要再接再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明天晚上继续交待，方秋行回去必须认真考虑。”

青年技术人员余文如随着人流走出局外，这里在西湖边上，邻近断桥。会场中乌烟瘴气，但是西湖边却是平静宜人。月亮静静地在云间滑行，不时露出面来，俯瞰着湖面，湖水粼粼闪光。岸旁杨柳连向白堤，浓密如烟，柳枝低垂，轻拂湖水。湖山一片静寂，它不解人间苦辛，正在幽然入睡。

武林市建设局技术人员众多，年老工程师多年作官，对新近发展的技术全无了解。一般青年技术人员，特别是一些中专生，轻视业务，不肯坚苦学习，积极投靠领导人员和人事干部，这时风尚是不管业务完成好坏，只看对待革命是否积极，这些人真是得其所哉，如鱼得水。文如从读书起就尽心钻研，武林市的重要结构工程设计都落在文如肩上。在批判会上文如感到神身交瘁，现在走在湖边，精力和体力正在恢复，旧时的梦想在敲打他的心扉。他想起曾经久住的家园：泉城。母亲和姐姐仍然住在泉城，在故乡中母亲的鼓励曾经激起他进入科学殿堂的梦想。

空气清新而潮湿，仿佛有一层轻雾，隔着轻雾有花香扑来，春夜江南是多末美妙！他沿着岸边缓步轻行。

突然他听到一声招呼，“余文如，还不忙着回家？”

文如回头，见到后面是方秋行，刚受过批判，居然还在微笑。文如说：“你也不回家。”

方秋行说：“你太年青了，开会时你显得很紧张。”

文如感到惊异，受批判者自己不紧张，反而要观察别人。文如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坦白吧！”

方秋行说：“我早就坦白了。”他淡然一笑：“即使他们心里认为我坦白，口头上也不会承认，还要造出谣言来检举我，只有你是不会检举和出卖任何人的，再见。”

方秋行突然转向一条小路，离开了。

文如想：“世界总是那末奇怪！方秋行大约太寂寞了，特别向我讲这些话。”

四

文如是一个忧郁的怀乡病患者。

到武林已经五年多了，结婚成了家，有两个孩子。武林是有名的人间天堂，青山绿水，文如总不习惯，他总是怀念故乡，泉城，怀念那里的泉水、湖山、杨柳和芦丛。

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有一个温暖的家，作为独生的小儿子，享受着父母和姐姐的钟爱。中学时代他热爱数学，在单人卧房里，演题到深夜，教科书中牛顿、高斯、柯西、拉普拉斯等数学家精制的铜板照片曾经多么激动着他的年青的心。他默默祝祷，自己将来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亲爱的家庭，可敬的师长，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说不尽的欢声笑语。到武林后，一切都突然消失了，同事间面色冷漠，胸无远志，每人只管自己的琐事。特别是南下的领导干部，在他们头脑中，知识分子就是逃避阶级斗争的落后分子，他们举止威严，笑比河清，貌若尊神。文如不敢去接近，敬鬼神而远之。

文如回到家中，孩子们都已睡下，妻子何海漪说：“还有点花生米和豆腐干给你过酒，我整天洗衣烧饭，要早点休息了。”

文如点点头说：“好的，你去吧。”

花生米和豆腐干同吃，金圣叹认为有火腿滋味，文如在慢慢品尝。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随手拿起一本小说《老残游记》，经常他以小说侑酒。当看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老残的足踪踏遍历城时，心中升起了怀乡的热流。但是烦躁的情绪却平静下来，不再有假冒的义愤填膺，不再有金刚怒目的革命正气，也不再有叹息和呻吟。一切平静了，回到孩提时代的天真，他想象在大明湖畔的茶座上，和母亲喁喁细语。

母亲称呼文如的小名：“保成，你很会读书，在你大学毕业后，

我们全家要永远住在一起。”

文如挺起胸脯，勇敢地说：“妈妈，老师作不出的数学题目都由我代作，我要读书成名，我还要在泉城永远陪伴你。”

现在是回乡无路啊！

一滴眼泪落进了酒杯。

现实和梦想交织着，文如慢慢地沉入梦乡。

五

第一个梦。

文如是那末孤独。一个人。但是他仍然在勇敢地前行。小路四周是一片菜地，绿油油的一片，散发着新春的清香。走到一条大河，他沿着岸堤前进。前面是一座长长的多孔石拱桥，桥上建有长廊连阁，远远望去有翘角斗拱。走上了桥，两旁木柱油漆剥落，稀稀疏疏，挂着些招买招牌，一些小贩卖些茶水，果蔬和孩子妇女们用的杂货。文如在桥上行走，摊铺外有长椅、木栏，望不到水面。桥上还走着乡镇居民，不时观看路边的商品，并不注意擦身而过的行人。

过了桥有起伏的山岭和高低的桑林。人骤然少下去，后来只剩下文如一人。路的两旁植着梧桐，树荫浓郁，路狭而长，通向远方。小道两旁，树顶环抱，遮住日光，石板间隙生出青苔。路线曲折蜿蜒，将文如引到另一条河道。河面平静宽广，没有渡船，路的前方也没有桥，似乎已经到了路的尽头。

河边没有路，只有葱翠的垂柳，挡在路前有几颗古老的大樟树。文如走过去，发现树丛后有几个石洞，沿着光滑的石阶进入洞内，里面一片静寂。洞顶有些缝隙漏进天光，岩壁的雕刻隐隐可见，有碑文，也有些佛像，文如没有仔细去分辨它们，他只隐约地感到沿着石洞会走到他要去的的地方。前面光线暗下

来，他小心地踏着块石前行，他听见潺潺溪水，似乎在踏步下的溶洞中潜流。他没有畏惧，也没有激动，只有一个人，命运注定他必须要独自在这阴暗的石洞里踽踽前行。石洞的历史比洞口的樟树还要古老，文如猜想这个洞在千百年前已经有人走过了，以后还不断有人走过，但是都是独自一人，前后的过路人都互不知道，也不曾留下什么痕迹。

独自一人默默前进，像在这里要走过一生。在人群中，人们永远不会深谈，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在人间人们的心灵是多么难以相通，为了生存，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力和幸福，决不应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心。在烦嚣的斗争会里心灵将更加孤独，只有在静寂中才可能便于作人生真谛的沉思。如果洞中还有其他人，同样摸索前进，无需相谈，他们也会心神相通。

路终究会走完的，文如走出了洞口。他发现已将大河抛在后面。前面是一片莽原，不再是嫩绿的农田，而是一片褐黄。文如回忆起从武林通向泉城的火车上所看到的景象，江南的绿和江北的黄。文如觉察到他正是在武林到泉城的行程中，不过不是在火车中，而是在步行。他推测这已经是在安徽的境地了。

他走在漫漫的荒原，长途步行使他疲倦，但是前面的目标鼓舞着他。回到泉城，他将和母亲在一起，永不分离。忽然他发觉后面有人在追踪。

文如听到喊声：“停住，不许前行！”这声音有些熟悉，文如不去理他，仍然继续行走。

追踪者接近了，他在喊：“我命令你停住，你敢违背么？”

文如转过身去，他感到惊诧，是方秋行。文如说：“是你！”

方秋行说：“是我。”

文如说：“你为什么要阻止我返回故乡？”

方秋行嘲笑地说：“不论是我或者是批判我的人都不许你回去。”文如说：“为什么？”

方秋行说：“就是因为希望你回去。你越渴望回去就越不

许你回去。”

文如又问：“为什么？”

方秋行笑着说：“毛主席不是说过社会规律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文如注视着秋行，气愤地说：“我懂了。你受到群众批判，你要戴罪立功，所以偷偷地追踪我，想把‘反动’帽子转戴到我的头上。”

方秋行的面容严肃起来。他说：“你不懂，不是，完全不是，我不是被批判者，他们也不是批判者，我们都是‘现实’。”

文如疑惑不解：“什么现实？”

方秋行说：“在各种机遇的激荡下，现实便发生了，现实并不合理，但是必须服从它。老实告诉你，他们所批判我的罪行我全没有，但是现实要我承认，批判我为了给你们看。我看出你确实在怀疑我是否有罪行，你在疑虑，你在惶恐，我看出后已经告诉过你。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不赞成斗争，你喜欢研究，如果命运允许的话，你将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你希望回到旧日的家园，伴随母亲，安静度日，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命令你随我回去。”

文如悲愤地说：“本来我认为你是受压迫者，我对你同情。现在我看出你和主持斗争你的人一样，都是独裁者。你看不起我，你嘲笑我是一个胆小鬼。老实告诉你，我不想借批斗你的机会，表现成积极分子，我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钻研技术，努力工作，共享天伦之乐。我不想踏着任何人的肩膀上升，我没有什么可耻。现在，让开，让我走。”

方秋行似乎又发出嘲笑了：“不要自作聪明了，理想主义者是没有出路的。”文如在挣扎着，方秋行拉住了他。方秋行的手掌扩大开来，终于成为一道长度无限的围墙。

文如呻吟着醒了转来，他喃喃地呼唤：“放开我！”

苍白的上弦月挂在窗前，洒下银色的光。妻子何海漪从梦

中醒来，将文如的手从前胸移下说：“又要作梦了。”

第二天文如依然早早地去上班，听到一个惊人消息：“方秋行昨晚自杀了。”

领导人员说：“方秋行畏罪自杀！”

积极分子轻蔑地说：“这是反动派应有的下场。”

六

一九五八年夏天，文如回到泉城去接母亲。

文如记得过去泉城的家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外院和内院有一个广大的绿色照壁相隔，照壁旁有雕砌的石鼓，鼓前两个大缸经常种植着子午莲，中午和子夜开着淡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内院东南角有一棵挺劲的梧桐，夏季绿荫满地。傍晚搬出藤椅，全家坐在院中。文如为母亲引吭高歌，在那里度过愉快的童年。

现在母亲和姐姐住在王教授后院的东屋，夏天阳光直射，直到夕阳落山。文如懂得人有离合聚散，但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个人的一点住房，一种起码的享受，还不能自主长住。文如看到母亲常年操劳的面貌，感到怆然。但是这种心情顷刻而过，因为大跃进的闹剧刚刚开始，“十年超英，廿年超美”的合唱震耳欲聋。

文如多年未回泉城，这次为接母亲，提出一个月的假期。谷书记说：“你难道不懂，现在是大跃进，最多请假半个月。”

全国步伐统一，泉城人民像迎接运动一样迎接大跃进，都是沉默寡言，面无人色。文如也无暇去拜访旧友，忙着为母亲整理南行的行装。到泉城的第五天就收到武林建设局的加急电报，说有重要任务，命令文如立即报到。那时“一天等于二十年”，文如匆忙地陪伴母亲返回武林。

中央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但是这干劲却用在滥伐山林，大炼钢铁，造成农村荒芜，民力凋敝。回到武林，文如随市长到龙游、衢州，据说那里有丰富的煤矿，从后又每天步行在龙井、狮峰和灵隐之间的山区，据说茶地下面发现大量铁苗，领导人决策要砍尽茶树，开矿造路。浮夸的结果当然是彻底虚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全国像泄了气的皮球，但是如果拍它的话，它还会扑扑作响，自我吹牛：“大跃进取得中国史所未有的成绩，既炼了钢，又炼了人。”

虚妄者永不会承认自己失败。大跃进的失败必须诿过于他人。党中央的替罪羊是彭德怀。为了防民之口，又必须同时展开政治运动，成立人民公社，将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文如的姐姐在泉城的中学教书，是下放外县的对象，母亲不放心，又回到泉城。

在荒谬的社会中，正直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必然荒谬，文如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被下放到工地。

文如在下放初期，倍感消沉，一切上进的思想化为灰烬，像落入炼狱。随着时间，他认识到这绝非自己的错误，像火凤凰一样，他从灰烬中获得重生。在理论和业务方面他获得空前进展，下放期间他已为建设局解决了重要的技术难题。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下放整整一年，他回到建设局。以后在学报上他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中国建设界的知名人士。他成熟了，和任何人保持距离，只为学识和业务而勤奋努力。文如深深知道业务成名决不足和政治抗衡，自己的成绩也决不会被当权者赞赏。他小心翼翼，和当权者相安无事。

他不时拿到几十元的稿费，但是孩子们长大需要更多费用，他根本没有储蓄。母亲相别又有四年了，他希望将拿到一笔较高的稿费作为路费，到泉城探望母亲。

这是在一九六三年的秋天，金风萧瑟，秋雨愁人，他作了如下的梦。

七

第二个梦

他来到一个江南小镇，住在一个四周板壁的小旅店里。店员告诉他闹市不远，他悄悄地出去，走过郊区小路，前面是一条大街。

十字路口有一座宽广的高塔，灯火辉煌，在苍茫的夜色中散发光辉。沿着墙壁有扶梯旋转上升。扶梯下，有明亮的灯光，陈列着各种货摊，向当地农民兜售商品。文如沿着楼梯走上二层，人流较少，但是楼顶悬着彩色宫灯，铺面卖细致的工艺品，有宝石牙刻，珍珠项链。客人让店员拿出货品，仔细审视。文如走到三层，游客更少，只有零星几个茶座，煤炉上的茶壶冒着烟气，水正在滚开。文如坐了下来，茶坊为他冲了一杯绿茶。

文如看见砖梯上堆着乱石，已经上登无路了。文如问茶坊：“怎样能登上塔顶？”茶坊不曾回答。

旁坐的一个老人有些吃惊，举起头来问文如：“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镇吧？”

文如说：“是的。”

老者说：“那末你是不懂了。我们镇上父老相传，决不允许走上塔顶。据我知道，我的祖辈也从来不曾登高一层。”

文如有些诧异，说：“那末为什么呢？更上一层楼不是可以望得更远吗？”

老者说：“就是因为能望得更远，所以不允许攀登。”

他伸出枯槁的手，向文如指出窗外。他说：“这里虽然仅有三层，望出去已是一片荒凉了。”文如向他的指向望去，远远地已没有房屋，没有树木，只有黑黝黝一片，仿佛隐藏着一片鬼气。

老者说：“解放前我们一向不欢喜远望，解放后还是这样。据说在漆黑一片的那一端，新建了两座洋式高楼，但是我们都不想前去。听去过的人说：那边也是一片荒凉。”说着叹了一口气。

文如缓缓地沿楼梯走下，出了塔，向黑暗走去。没有星月，夜色如墨。文如行走在荒草途中。他忽然望到远方似乎有些星光，星光外有一圈淡淡的光影，他发现那就是老者所说的高楼了。

从草地转到平坦的混凝土广场，寂无人迹，两座塔楼遥遥相对。这里和江南市镇景象完全不调合，似乎是欧美各国人烟稀少的郊区。大楼低层灯光全无，不知是无人居住还是早就入睡了。仅从高处零星几个窗口漏出光辉，两楼灯光相互映射。

这两座西式塔楼似乎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它和周围的村民互不来往，属于不同文化，自生自灭。广场中没有人可以问询，文如突然感到非常寂寞，他要立即离开。他在犹豫是回到镇旁的旅店还是继续前行。

楼后有一座低矮的山丘，浅浅的一带丛林。文如想前面一定又有一番风光。信步走去，走向山丘是一条整齐的石板路，两旁植着花树。从山坡走下时，奇迹出现了，鳞次栉比，是一片北方的民居。

文如沿着小径走去，竟是自己曾住过的泉城旧居。但是过去都是从南方进入，不知什么时候开出这个通向北屋的边门了。文如不暇细思，快步走进，院子很静，东西两厢房没有主人，仅有北方散发出柔和的灯光。北房大门虚掩着，文如轻轻推门而入。

母亲坐在桌前，在灯下看书。煤油炉上放着一个小钢精壶，文如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抬起头来，笑着说：“保成，我知道你今晚一定回来，为你准备了上等香片茶。”她将开水倾入花瓷茶壶，为文如斟了一杯茶，茉莉花香扑鼻。

母亲穿着蓝袍，罩着黑缎坎肩，看来很年青，仍像文如在大学读书的时节。深院阒静，这时已在深秋。院中风起，只听到梧桐叶，沙沙声响。但是，文如却感到心头的暖流。

母亲说：“在你读大学时，我想到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每天翻着日历，等着你回来。看到你一年年学识提高，有多高兴。大学毕业反而不回来了。”

文如有些黯然，说：“想不到今天能回来看您。”

母亲说：“见到你就高兴了，你姐姐随学校去游泰山，我独自在家，就猜到你一定来。”

文如说：“厢房都没有灯，是谁住了？”

母亲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身外之物，我们都不要管，这里有你喜欢吃的龙须面。”

文如吃着母亲为他煮的龙须面，打进两个蛋，飘着麻油香。母亲说：“孩子，辛苦了，早点睡吧！”文如感到倦意，躺在床上，母亲拍着他，他觉得像在孩提时代一样，沉入梦乡。

他听到耳边有人唤他，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妈妈。”

他的妻子海漪说：“又贪睡了，你不是说今早六点就要到局里吗？”

一线曙光从窗外射了进来。

八

一九七六年的初冬。

武林天气仍然温暖，阳光普射，湖面如镜。江青刚作完女皇梦，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同被押入监狱。善颂善祷的大文豪郭沫若又谱写了新的诗章：“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武林居民特别高兴，带了孩子到西湖游憩。西湖里平添了

许多游船。繁忙的船只从公园码头出发，船上座椅铺着洁白的罩巾，中间小圆桌上放着茶杯茶壶。游船沿着断桥，连向湖心亭和三潭印月，星罗棋布，载着快乐和欢欣，远连天际是一片葱郁的烟柳。

文如从办公室出来，正在湖边漫步。母亲在一九七二年去世，又已过了四年，文如一直沉浸在悲痛里。小时相聚的父亲和大姐久已离世，为什么最亲爱的母亲又会就此远离，难道是真的会永不重逢？

十年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反复进行，似乎永远不会休止。现在四人帮居然覆灭了，人民迫不及待地不顾自己撒了盐的疮口，陷入了狂欢。

文如感染着群众欢乐的情绪，看着水面在太阳下闪光。他想：“多么好的日子，多么好的阳光啊！”

他忽然想到：“我也应该庆祝这个狂欢节日。”拿了仅有的两块钱到平海街口的食品商店买了一瓶双沟大曲。

平时他只买些零售的劣酒，现在有了瓶酒，味道醇厚多了。过酒的菜无须计较。回到家里，妻子海漪正在等待，笑嘻嘻地说：“四人帮倒了，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女儿也应该回来了吧！”

文如说：“应该快了吧，苦日子也应该到头了。”

海漪看到文如买回的酒，笑笑说：“我知道你一定会买酒，我还烧了些茶叶蛋。”

文如说：“很久不曾在阳台上吃酒了，我要出来望望夜色。”

文如搬出小桌和竹椅，自己斟上一杯，觉得酒香扑鼻。文如朝向东方，一轮明月正挂在远方树梢上。初升的月亮既大且圆，像是刚刚擦亮的金盆，散发着耀目的光辉。文如自酌独饮，想起了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月成三人。”月亮缓缓地升起，容色渐趋苍白，月亮中有淡淡的山形和树影，清光如水银泻地，仿佛离开人世越来越远。这在过去常常引起文如的哀感和沉思。



银河横亘在长空。人生是那末短促，银河却是那末永恒而怅惘。晴空无云，悬浮着无数星座。文如小时在看了爱罗先珂童话以后，也经常在梦中乘坐金色的船去拜访这些星球，它们也和小岛一样，有着池沼和绿洲，欢迎着来访的客人。

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每年一次，携着灯笼，踏过星尘相会。文如常为他们的离别而悲伤。但是他们永远有相会的日期，而人类呢？

母亲已逝世了，少年和青年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在长久不息的政治运动中，心情变得冷漠而淡薄，旧日的欢娱，旧日的恋情，曾经像是永恒存在，难道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平日杯酒下肚，感到头脑昏沉，日间沉积的烦闷可以暂时忘怀，为第二天的工作贮备一点精力。而今晚呢？四人帮的覆灭为文如又带来了希望，文如想：歌德和屠格涅夫直到老年仍然涌现不息的热情，人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一股平静的温情在文如的心田涌起，使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文如眺望苍穹的繁星，而那些星星又如同以前一样，顽皮地向他眨眼。

文如回到卧室，走到窗前，月光静静流入，他沐浴在月光中。

“很多年了呢！”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躺在床上，平静地进入梦乡。

九

第三个梦

文如回到泉城，他和一些同学集聚在东门外齐鲁中学附近的一楹民房里，有一排明亮的长窗，大家面窗而坐，俯视房外北流的溪水，仿佛回到了少年。

溪水宽广，清碧见底，春潮新涌，水流湍急，雨后初晴，阳光明亮。